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中國典籍與文化

論叢

【第八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責任編輯：張弘泓

封面設計：毛 淳



ISBN 7-301-07598-7



9 787301 075982 >

ISBN 7-301-07598-7/G · 1257

定價：60.00元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第八輯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1

ISBN 7-301-07598-7

I. 中… II. 中… III. ①古籍-研究-中國-文集②文化-研究-中國-文集
IV. K.20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63417 號

書名:《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

著作責任者:《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

責任編輯:張弘泓

標準書號:ISBN 7-301-07598-7/G·1257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chs.pku.edu.cn> **電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34

排版者:北京軍峰公司

印刷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21.25 印張 48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6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目 錄

關於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幾個問題

——《論語》的文獻學探討 李 慶(1)

《春秋集解》爲呂祖謙撰考

——《四庫全書總目》辨正札記 李解民(28)

徐奮鵬及其《詩經》與《西廂記》研究 黃 霖(40)

明《永樂南藏》研究 何 梅(52)

周一良《世說新語》批校

(凡六卷四冊) 周啓銳 整理 祝總斌 校對、標點(74)

李邵年譜稿 王勳成(102)

清集作者疑年考錄 江慶柏(110)

《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補缺訂誤三十則 黃國光(128)

文學與科技的融織

——論科技賦的創作背景與文化內涵 許 結(141)

《文選》與《樂府詩集》的編纂 喻意志(153)

寒山、拾得佚詩考釋 陳耀東(161)

韓愈《昌黎先生集》編次考 劉真倫(171)

和刻本稀見中國元代僧人詩集叙錄 楊 鐸(188)

《明詩評選》與《列朝詩集》關係考論 戰立忠(198)

《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 錢 明(212)

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 陳鴻森(246)

“仁”字本義探源 張燕嬰(267)

古代典籍記載的麵食詞語考探 徐時儀(274)

《清代學術概論》考論 徐雁平(282)

裘錫圭先生與簡帛學研究 胡平生(312)

Discourses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No.8

Table of Content

On the <i>Sayings of Confucius</i> (<i>Lun Yu</i> 論語)of the Dingzhou Hanmu(定州漢墓)	
Manuscripts	Li Qing(1)
An Investigation on Lü Zuqian's Being the Author of <i>Chunqiu Jijie</i>	
—A Note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ction to	
<i>Siku Quanshu Zongmu</i>	Li Jiemin(28)
Xu Fepeng and His Study of <i>The Book of Songs</i> and <i>Romance</i>	
<i>of the Western Chamber</i>	Huang Lin(40)
Research on <i>Yong Le Nan Zang</i> Edited in the Ming Dynasty	He Mei(52)
Zhou Yiliang's Remarking and Collating on <i>Shi Shuo Xin Yu</i>	Zhou Qirui(74)
The Chronicle of Li He's Life	Wang Xuncheng(102)
The Verification and Record about Suspectable Years of Authors of	
Collected Works of Qing Dynasty	Jiang Qingbai(110)
Thirty Corrections and Amendments to <i>The Comprehensive Chronological Tables</i>	
<i>of Historical Personages through Dynasties</i>	Huang Guoguang(128)
The Blending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On the Artistic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Odes to Science	Xu Jie(141)
<i>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i> and the Compilation	
<i>of Yue-Fu Poetry Anthology</i>	Yu Yizhi(153)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ost Poems of	
Hanshan and Shide	Chen Yaodong(161)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on <i>The Works of Han Yu</i>	Liu Zhenlun(171)
Introduction to Rare Japa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Poetry Anthologies	
by Chinese Monks of Yuan Dynasty	Yang Zhu(188)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Ming Shi Ping Xuan</i> and	
<i>Lie Chao Shi Ji</i>	Zhan Lizhong(198)
Study on the Lost Articles out of <i>The complete works</i>	
<i>of Wang Yangming</i>	Qian Ming(212)

Table of Content

An Examination of Ruan Yuan's Nine Letters to

Wang Yinzhi Chen Hongsen(246)

Study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Ren" (仁) Zhang Yanying(267)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od that Cooked Wheaten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Xu Shiyi(274)

A Textual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Qing Dynasty Xu Yanping(282)

Professor Qiu and the Study of Bamboo – silk Manuscripts Hu Pingsheng(312)

關於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幾個問題

——《論語》的文獻學探討

李 慶

【內容提要】 本文把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簡稱定州本)與現傳本《論語》進行了對照研究,認為定州本是一個在“張侯論”以前流傳的本子,它和現在所知的“魯論”“齊論”“古論”的情況都不完全相同,也並不是現傳本的殘缺本。恰恰相反,現傳本中的許多內容,是後來增補上去的。在此基礎上,筆者探討了《論語》的形成過程以及有關問題,對現在的諸家見解,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現傳本《論語》的形成,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同時對定州本竹簡的整理方法,提出了意見,主張對於竹簡等出土文物,當注重原始狀態的保存記錄,以“不整理整理之”。

【關鍵詞】 論語 定州漢墓 竹簡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是 1973 年出土的(見《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前言。事過多年,對此書的研究,和其他竹簡的古文獻相比,似乎比較冷清。而有的論者在談論這個本子時,又涉及若干有關《論語》學史以及先秦文獻的重要問題,故筆者認為值得再探討。特撰此文,以期拋磚引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 對定州本《論語》的考察

(一) 定州本和現行本《論語》(主要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和《十三經注疏》本,下同此)的關係

1. 關於這個問題,整理者在《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介紹》中有一些說明,主要是兩點:第一,分章和今本不同。“如《鄉黨》‘食不厭精’至於‘鄉人飲酒’,今本分為二三四章的都有,而簡本只是一章”等。第二,文字差異很多,“在不到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異之處達七百多處”。整理者的《校勘記》中,對有關文字的異同有所介紹。

2. 由於定州本是根據現行本編排的,所以,容易給讀者造成似乎是它和現行本之間,除了整理者所指出的以外,整體上基本一致的印象,只是文字有些異同,文字在流傳過程中有所缺損而已。筆者經過研究之後,覺得事實並非如此。

(1) 爲了進一步探討定州本以及《論語》的有關問題,筆者把它和中華書局《四書章句集注》本進行了對照。用這個本子,並無特別的原因,一是因爲此乃現行本中流傳較廣者,二是因爲此本分章眉目清楚,便於統計。我所採取的方法是,凡定州本中不管是全是殘,只要有部分字(慶按,定州本中,一簡字數最少的是兩個字,如《憲問》中的“四一〇”簡,僅“爲賊”二字)和現行本的某章相合,即承認此章在定州本中存在。因爲定州本已經殘缺,每章的情況不詳。這樣,也許可以最大限度地設想定州本原來存在的情況。第一篇《學而》殘缺過甚,也暫存列。

同時爲了便於參考,把《玉函山房輯佚書》本的《齊論語》所存的各章,也按上述原則,附錄於旁。

(2) 對照的結果如下(表中的章數、次序,全部按照中華書局本《論語章句集注》,下同,不另出注):

篇 名	現行《集注》本章數	定州本現存章數	《玉函山房》本《齊論語》所見章
1.《學而》	16	不詳,存 1	1,5
2.《爲政》	24	23 (缺 2)	1,3,8,19,23
3.《八佾》	26	18 (缺 1,3,7,11,18,20,25,26)	12,15,25,26
4.《里仁》	26	14 (缺 1,3,4,7,9,17,20,21,23,24,25,26)	9,10,25
5.《公冶長》	27	16 (缺 1,2,5,8,12,13,17,20,22)	9
6.《雍也》	28	20 (缺 4,5,12,15,16,21,23,27)	
7.《述而》	37	32 (缺 5,7,8,9,27)	16,36
8.《泰伯》	21	16 (缺 1,2,3,10,15)	19
9.《子罕》	30	21 (缺 2,4,9,17,18,24,25,27,29)	8,12,13,16,30
10.《鄉黨》	18	10 (缺 1,3,4,6,8,13,16,18)	4,16

續表

篇 名	現行《集注》本章數	定州本現存章數	《玉函山房》本《齊論語》所見章
11.《先進》	25	22 (缺 5, 8, 23)	
12.《顏淵》	24	9 (缺 4, 5, 6, 7, 8,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2, 23)	19, 21
13.《子路》	30	25 (缺 7, 13, 19, 23, 27)	3, 12, 20
14.《憲問》	47	35 (缺 1, 4, 6, 23, 24, 25, 27, 29, 32, 33, 40, 45)	10, 31, 34, 43
15.《衛靈公》	41	38 (缺 14, 19, 28)	1, 15, 28
16.《季氏》	14	12 (缺 6, 14)	1, 3, 5
17.《陽貨》	26	22 (缺 3, 13, 25, 26)	7
18.《微子》	11	7 (缺 1, 2, 3, 9)	
19.《子張》	25	13 (缺 1, 2, 5, 6, 8, 14, 16, 17, 18, 19, 20, 21)	10, 11, 25
20.《堯曰》	3	3 (但最後一章明顯是另作處理的)	1, 2
總 計	499 (減去第一篇 16, 為 483)	357	46

3. 通過以上的對勘,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所見的定州本,就各篇的章數總和來看,僅僅只有現行本的四分之三不到。造成這樣章數缺少的原因,不外兩種情況:

其一,原來不缺,後來人為造成。因為定州本在發掘出土以前,已經被盜過墓,另外在發掘過程中,也不能保證完全沒有損壞。

其二,原來就缺。換句話說,定州本本來就比現行本要少,有些章是在定州本以後被加入的。

對於第一種情況,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具體查考了。比如第一章中,大概有相當部分是後人損壞的。還有,那些標明為殘簡的其他部分,也有如此的情況,這裏姑且不論。

那麼，有沒有可以證明存在第二種情況的現象呢？

4. 筆者把那些明顯是由於殘簡而缺失的部分除外，對定州本中所缺的部分，進行了考察。發現這些部分，有這樣八種現象：

(1) 定州本中前後章內容有關連，而這中間少了現行本中見存的若干章節。

比如：《顏淵》篇第 14 章“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條下，到第 20 章“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之間的五章，全無。

這一篇殘缺得比較多，究竟是定州本原來就缺這五章，還是原來有，但以後被盜墓者損壞，或出土過程中遭受損壞，尚不得而知。

但是，從文章的意義來看，定州本的文義相連。子張問政，孔子告之要居於位而無倦，行之以忠。接下去，子張又問道，如果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那麼，怎樣才能“達”呢？孔子又作了解答。講到“居”與聞達的關係，只求聞達之佞。（參見皇侃《集解義疏》、朱熹《集注》的解釋）中間所缺現行本的幾章，是談論“博學於文”，談論“患盜”等問題，再轉到“季康子問政”的。這 14 章和 20 章之間的意思相連，而中間的幾章是別的話題的看法，早在定州本出土以前，日本學者木村英一在所著《孔子和論語》中，也曾指出過（可參見 365 頁以降，第四章第十一節，創文社，1971）。這恐怕不是巧合吧。

有意思的是，這中間所缺的第 19 章“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一段，在《齊論語》中恰恰有之。也是《孟子》中引用的孔子的話之一。

(2) 定州本中前後章都很完整，但其間少了一些章節。

定州本保存得最完全的是《衛靈公》篇，不僅所缺的章數最少，而且竹簡也多完好。在這一篇中，這樣的情況反映得最為明顯。以此篇中所缺的三章來看：

第 13 章“子曰臧文仲（定州本“文仲”作“文中”）”條和第 15 章“子曰不曰如之何如”，這兩條按整理者的記載，竹簡都完整，但中間，定州本比現傳本少了第 14 章“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章。

第 19 章“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前後兩章的竹簡也都完好。

這一篇中第 28 章“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前後的情況也是如此。而令人深思的是，這一章恰好又是殘存得非常少的《齊論》中所有的。

(3) 所缺者和該章前後的章節對照，恰好是內容相近或文字相似之文。

如，《陽貨》第 3 章“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第 2 章“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內容相似。

《先進》第 8 章“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和第 9 章“顏淵死，子哭之慟”，意義相似。

《憲問》第 23、24 章都是說知道有關消息時，如何對待君主的和 22 章的內容密切相關。

這些會不會是後來在這些地方把新得到的資料添補進去的呢？

(4) 所缺的,正好是和其他篇中重出之文。

《憲問》第 27 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一條和《泰伯》第 14 章重出。

《憲問》第 32 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此章多次重出。(見《衛靈公》第 18 章)

《里仁》第 20 章“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和首篇重出。定州本由於首篇《學而》殘缺得厲害,現無此章。不知道原來有無。

此章正好是《坊記》中所引《論語》,被一些研究者作為《論語》在戰國前期形成的主要根據之文。這就是非常值得令人回味的現象。

這些重出的篇章,如果考慮到當時文獻的存在狀態,是竹簡,尋檢不便,是否可能是未能詳檢,或這些篇章分別出於不同的時期,在彙合時造成的呢?

(5) 所缺的幾章恰好是說明同一主題的。

如《鄉黨》所缺的第 1,3,4,6,8,10,11,13 等章都是講孔子在不同場合的舉止,這一部分和《儀禮·鄉飲酒禮》等的記載相似。

《微子》第 2,9 章,都是關於柳下惠事,都缺失。

還有,所缺的文字雖處在不同篇中,但主題內容相同。如關於《詩經》的論說:

《為政》第 2 章:“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55 頁)

《八佾》第 20 章:“關雎,樂而不淫。”(67 頁)

《泰伯》第 3 章:“曾子有疾。”(103 頁)

《泰伯》第 15 章:“師摯之始,關雎之亂。”(106 頁)

《子罕》第 30 章:“唐棣之華。”(116 頁,此條又是該篇最後一章,又是《齊論》中所見者。)

《顏淵》第 12 章:“子張問崇德”,中有孔子引《小雅》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136 頁)在各章中都未存。

(6) 所缺的恰好是其他文獻中所引用之文。

如:《子罕》第 18 章“譬如為山,未成一簣”一句,《尚書》作“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條崔述已經指出,見《洙泗考信錄》98 頁,但崔氏以為是“偽《尚書》”抄改《論語》。)

《子罕》第 17 章“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見《史記·孔子世家》。

《顏淵》第 19 章“君子之德如風”,此見於《孟子》。

《陽貨》第 17 章,“鄉願,德之賊也”這一條也是《孟子》所引。

還有《公冶長》第 22 章“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這也是《孟子》中引述過的事情。

《坊記》中“三年之喪”那段文字,《尚書·說命》《孟子·滕文公上》《荀子·禮論》《呂氏春秋·重言》還有《禮記》的《中庸》《檀弓》等多處都有類似的說法,其中理解的意思也多分歧。

而這些文獻,在漢代前期,是都流行着的。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些文字,到底是最初《論語》中所有,被其他文獻

引用了呢，還是定州本以後的《論語》整理者，從其他文獻中，抽出他們視為孔子的話語，編入後來的《論語》中去的呢？如果是前者，為何在文中沒有《論語》之名（除了《坊記》那條特例之外，對此條，筆者下面要具體論說）或有關的篇名呢？而定州本中沒有這些文字，又說明了什麼呢？

（7）定州本所缺的，正好處於一篇的最後部分，其中有的正好是前人認為是《齊論》之文。如，《八佾》的第25章：“子謂韶，盡美矣”。

同篇，第26章：“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里仁》第25章：“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罕》第30章：“棠棣之華。”

這些都是前人所輯有限的《齊論》之文。有意思的是，這些章又大多正好在那些篇的最後部分。

此外，在現行本《論語》處於一篇中最後部分，而定州本中未見的還有：

《雍也》第26章，《子罕》第27、29章，《鄉黨》第18章，《顏淵》第22、23章，《季氏》第14章，《陽貨》第25、26章等。這大概也很難說都是偶然的吧。會不會是後來的人輯入的呢？

（8）所缺的正好是經常被人引述，帶有成語性質的文字。

如在後代多被人們引用的：

《八佾》第1章：“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里仁》第3章：“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里仁》第17章：“子曰，見賢思齊焉。”

《里仁》第20章：“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里仁》第24章：“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雍也》第16章：“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雍也》第21章：“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述而》第7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第8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罕》第4章：“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第25章：“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罕》第27章：“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顏淵》第5章中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文較長，不具錄）

《顏淵》第16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路》第23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憲問》第4章：“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孫行。”

《憲問》第25章：“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憲問》第27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憲問》第32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陽貨》第3章：“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陽貨》第 25 章：“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外，還有上面已經引用過的：

《憲問》第 27 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罕》第 18 章：“譬如爲山，未成一簣。”

《爲政》第 2 章：“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里仁》第 25 章：“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等等。

這些精彩的、顯然是被提煉過的語言，在定州本中都沒有。這些話，是不是孔子的原話，或者是不是孔子說的，姑且不論。至少，這不能不令人思考，上述的那些章節，會不會是後來人增補到《論語》中去的呢？如果不是，那麼，應該如何解釋這些現象？難道，定州本的殘缺就正好缺得那麼巧嗎？

關於這些現象，從不同角度來看可以說明什麼問題，容另議。而我以爲，據此可以推斷，至少上述定州本比現行本所缺章節的若干部分，並非因受損而殘缺，而是原來本子中本來就沒有，是後人根據其他資料或本子，比如說《齊論》，或當時流傳的其他資料補入的。

5. 如果這樣的判斷不錯的話，就說明：

(1) 定州本《論語》是“張侯本”以前，也就是現行本《論語》基本寫定以前，漢代流傳的一個本子。

(2) 在西漢的漢宣帝時期，儘管當時《論語》一書已經被大家重視，但是，當時的《論語》和現在所見的並不相同，內容要比現行本少，還沒有最後定型。

(3) 我不否定，在定州本流行的同時，或許還存在和現行本更相似本子的可能性。但在現在，尚無實際證據。根據目前定州本所提供的資料來看，現行本中有，而定州本中未存的相當部分章節，有着在定州本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明顯痕迹。

那麼，定州本和當時流傳的其他本子的關係如何呢？

(二) 定州本是什麼系統的本子

在明確了定州本和現行本的上述關係的基礎上，我們來討論定州本是什麼系統的本子。衆所周知，在漢末鄭玄根據“張侯論”寫定現行的《論語》以前，存在着《魯論》、《齊論》、《古論》三個系統的本子。那麼，定州本屬於什麼本呢？山東曲阜師範大學單承彬曾有所論說，認爲是屬於《魯論》的今文本（見所著《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性質考辨》，載《孔子研究》2002 年第 2 期）。關於這一點，我想先對定州本和齊、魯、古三個系統的關係作一些探討，再來看這個結論。

1. 現在的定州本不屬於《齊論》系統

(1) 《齊論》早已不存。但是，關於《齊論》有各種推測研究。

比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有《齊論語》一卷，雖說所輯的原則不無可再討論的地方，如認爲董仲舒所用的《論語》（見《漢書》本傳所列）就一定

是《齊論語》，似還有再研究的餘地。

此外，日本學者也有人對《齊論》作了推測。如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的第二章中，認為現行本《論語》中前十篇的頭兩篇，是所謂的“齊魯二篇本”，而後十篇中有七篇是齊人所編。（《論語之研究》80頁以降）

木村英一的《孔子和論語》中，認為魯、齊、古三種《論語》，“決非不同的三種記錄集，而是一個《論語》的三種異本。”“《齊論語》是彙集齊魯（地區）記錄而成的一種孔門言行錄，是齊地學者整理編成的。”（《孔子和論語》202頁）他考察了孔子的生平行迹和儒學的早期傳佈情況，認為“儒學傳到齊，最早也要在孔子死後，子貢晚年以後吧。”（《孔子和論語》206頁）

由於他們都未看到定州本，雖說他們的成果可以供我們參考，但所做的推斷等，在今天看來，有些部分似可再研究。

（2）考現在的定州本和現在所知的《齊論》之間，存在如下一些不同：

A. 分篇。人家都知道，據《漢書·藝文志》，《齊論》原有二十二篇，有《知道》《問玉》兩篇，這些文字，在定州本中是沒有的。

B. 分章。有的學者曾經指出，《堯曰》篇的最後一章“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或是《齊論》所有（見康有爲《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或認為是“齊儒構成”的（木村英一《孔子和論語》471頁），定州本將此章列在兩墨點後，另行處置，可見和《齊論》不同。

C. 用字。衆所周知的《述而》的“五十而學易”一句的“易”字，《齊論》作“易”，而《魯論》作“亦”。此與《齊論》不同。

《子罕》“求善賈而沽”的“沽”，齊論作“乃？”字，“求善賈而買”，定州本與《齊論》不同。

所以，定州本不屬於《齊論》系統，這一點，可以說比較明顯。

2. 定州本和《魯論》的關係

（1）關於《魯論語》的具體情況，實際上也不清楚。

一般的說法，現行本主要就是根據《魯論》而成。（參見何晏《論語集解序》）

前人對“魯論語”也有所研究。比如在《集解》、《經典釋文》中，有零星的說明。近代王國維在所著《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漢魏博士考》中，對此也有所論說。（見《觀堂集林》卷四，中華書局影印本，168頁以降，北京：中華書局，1959）

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在前引的書中，對《魯論》的情況有所探討（見第二章第一節《魯論、齊論和古論的關係》，77頁以降），在其他一些文獻中也留存一些痕迹，如《說文解字》等。

（2）根據上述的資料，和現行本對照，定州本中有哪些是具有《魯論》特色的地方呢？

A. 分篇。《魯論語》分爲二十篇。定州本出土以前的原始狀況，由於筆者對發掘的情況不清楚，所以，難以置喙。而從整理本提供的資料來看，似乎二

十篇基本已經成型。但如上文所論，每篇中的具體內容多有出入。

B. 章節。根據整理者的介紹，如《鄉黨》中，現行《集注》本的第9、10章（有的本子或分爲三章，五章），定州本合爲一章。

《鄉黨》第17章“雷風烈必變。升車”，今本“升車”另爲一章。而定州本合爲一章。

《陽貨》的第23、24章，在定州本中，合爲一章。

又，筆者核對，《鄉黨》第14章“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以下，定州本另爲一章。

如果把現行本《論語》視爲基本魯論系統的直系的話，那麼，定州本和魯論的分章，就略有出入，稍有不同。

C. 用字。《述而》第16章“五十而學易”的“易”，《魯論》讀“亦”（37頁），定州本作“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這和前人所說的《魯論語》本相同（關於前人這樣的看法，參見《十三經校勘記》該條）。

《述而》第34章：“誠爲弟子弗能學也”句，鄭注云：“魯讀正爲誠”，則“誠”字爲《魯論》所主。這裏的用字雖與《魯論》不同，但和《魯論》的看法相同。

《陽貨》第16章“古之矜也廉”的“廉”，《經典釋文》曰：“魯讀廉爲貶”。第19章“天何言哉”的“天”，《經典釋文》曰：“魯讀天爲夫”。第24章中“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的“窒”，《經典釋文》曰：“魯讀窒爲室”，則“廉”“天”“窒”字，都和《魯論》同。

可見，有不少地方，和《魯論》頗爲相似。

但是，它在不少的地方卻和現在所知《魯論》的情況並不一樣，如：

《公冶長》第7章中的“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的“賦”，定州本與今本同，但《經典釋文》引梁武帝云“《魯論》作傅”，這與《魯論》不同。

《先進》第11章“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經典釋文》云：“仍舊，魯讀仍爲仁”，定州本作“舊貫而可必改作”，可見和《魯論》也不同。

所以，這是一個和《魯論》關係比較密切的本子，但也不能說這就是一個完全的《魯論》本。

3. 定州本和《古論》的關係

（1）關於“古論語”的情況，現在所知，記載得比較多，許慎《說文解字》，東漢的熹平石經，皇侃的《集解義疏》、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等都有留存。王國維曾曰：“《釋文》雖云鄭齊、古正讀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魯無以齊正魯者。知鄭但以古校魯，未以齊校魯也。”又曰：“鄭注《論語》，以其篇章言，則爲《魯論》，以其字句言，實同孔本。”（《書論語鄭氏注殘卷》）所以現存鄭玄注本，也多存古論的內容。

（2）根據前人研究談到的《古論》情況，和定州本比較：

A. 分篇。皇侃的《集解義疏》有曰：古論的順序是《學而》爲第一，《鄉黨》爲第二，《雍也》爲第三。如上所述，現在的定州本已經無法判斷其原來篇第的次序了。這是頗令人遺憾的。

B. 章節。據皇侃《集解義疏》的記載,《古論》比《魯論》缺如下一些章節:(見《義疏》)

《述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食於喪者側”章,此為今本第9章,定州本無。

《子罕》“主忠信”章,此為今本第24章,定州本無。

《鄉黨》“山梁雌雉”章,此為今本第18章,定州本無。

《憲問》“君子耻其言”章,此為今本第29章,定州本無。

《陽貨》“巧言”章,此為今本第17章,定州本有。

可見,基本和《古論》相同,但也有出入。

C. 用字。

有相同的地方。如《為政》第5章“孟懿子問孝”章內,“無違”的“無”字,據定州本的《校勘記》:《漢石經》殘字作“毋違”。《儀禮·士昏禮》“毋違”鄭玄注“古文本作無”。或許,這裏就是和《古論語》本相同。

《子罕》第12章中的“求善賈而沽”句的“沽”,根據一般認為依照《古論》的《漢石經》作“賈”,定州本作“買”,兩者相同。

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學而》第15章“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定州本同此。

考皇侃《義疏》本、高麗本、日本足利本,《注疏》本所列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樂”下有“道”字。可見和諸本不同。如依鄭注本用字從《古論》之說,則這裏定州本和《古論》不同。

4. 定州本中有着字句和齊、魯、古都不同的情況

《子路》第28章“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定州本作“誌誌諄諄”。

《衛靈公》第27章“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定州本作“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和衆本不同。

綜合上述的情況,可以說,定州本是一個比較接近現在人們所說的《魯論》和《古論》的本子。

5. 有的論者把定州本和《說文解字》、鄭注本、《熹平石經》本進行了對勘,指出此本和古文派的本子多有差別,“此本殘缺。”認為它屬於“今文魯論系統”(見單承彬《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性質考辨》,載《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這樣的研究,是認真的,應當提倡。但此說似可以再研究。筆者認為,這一看法的確立,至少必須解決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說,如何解釋定州本和現在所知的“古文”有很多相似之處的現象?即如何用從古文到今文發展的流變來說明這一現象?第二,從經學史的角度來說,《魯論》的今、古文流派的區別何在?比如,有的學者提出,“《魯論》為《古論》的今文本”(見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333頁以降,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如果說定州本又為《魯論》的今文本的話,這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也就是說,必須說明,《魯論》的今、古文如何界定?有什麼根據做這樣的界定?

不知諸位方家以為然否。